

# 推薦發表

## 關於母親的詩歌(三首)

許仲賢

### 看見媽媽一個人

看見媽媽一個人 坐在廚房

的小凳子上

抵下頭，手按著額頭

我問她：「頭痛嗎？」

她答我是頭痛。我知道不是。

好像想哭的樣子

我的媽媽

我在街上、地鐵車廂

一直在想，

我跟她的關係

就像泥土和花朵

妹妹上學

哥哥上班

一個沒有談話的空間

晚上的電視聲

帶來一陣歡笑

帶走一點悲傷

家庭主婦

一項辛苦一輩的職業

要付出感情和沒有晉升的職業

是要放棄所有職業的職業

妹妹病了 她去照料

她病了 沒人照料

看了長時間的中醫

喝著熱騰騰的苦茶

只想弄好一個家

買新的梳化

換新的書櫃

但

換不了與兒子的關係

從窗望下

一位手持菜袋的女人

慢慢地

走進陰鬱的空氣中。

## 深深河流消逝了

如果 深深河流消逝了  
再次踏上這度橋  
沒有一個人在我前方  
看到只有大石和小石的河床

大概十月吧  
一次秋天 在一年  
灰灰地被塗上  
像我的心情  
看到母親坐在床邊流淚

我問她答：沒事  
我問她答：沒事

父親在廁所刷牙沒事

早晨八時正  
不知怎的 我起床  
找一個綠色的布袋  
不知怎的 找不到便去問母親  
事情被計算下來  
感情靠墨水流下來

一條未乾的河 等著我  
永遠的流

## 對於逝去

對於逝去  
是回憶也是遺忘  
老去的樹皮  
落下  
變作了 鳥兒築巢的材料  
變成了 鳥兒在陸地的家

對於這憤怒的回答：  
「有誰不是從大陸來的。」  
我感到有點慚愧。  
畢竟，我是她的兒子；  
她看中醫回來的藥包仍放在檯上。  
已這麼長時間的診治；  
我知道媽媽的病不是在身體，  
而是在生活之中。

這一刻我是沒有預備，  
手中拿著茶葉正要泡茶。  
十一月的天氣還很熱，  
沒有穿上衣的父親，  
走進廁所  
修理水退不去的馬桶。

街上的巴士聲；  
夜燈在一塊大牆上掛起來，  
有的亮有的不亮。  
一個朋友來我家坐，  
正在洗碗的媽媽說：  
「他好像從大陸來的。」  
沒有別的，只是一些聲音、  
語言、個人看法和  
母子之間二十三年的感情。

